



独有凝夜紫一梁如长虹

对紫砂陶器的历史考察

我读时大彬

紫砂历史上的新证据



紫砂陶文化的人文透视

季羨林署



# 紫砂苑學

美在壺中已十分

唐人工藝

【宋伯胤紫砂论文集】修订本

名壺是以名工聞名

仿得东陵式吉士寄思存

南禅寺古井的遗壺

鸣远砂壺出清壺

水来龙井边茶香壺更嬌

记时大彬款天香阁提梁紫砂壺



埋海底二百年紫砂壺

记陈鸣远天鸡紫砂酒壺

翻壺正名

台湾 财团法人成阳艺术文化基金会 赞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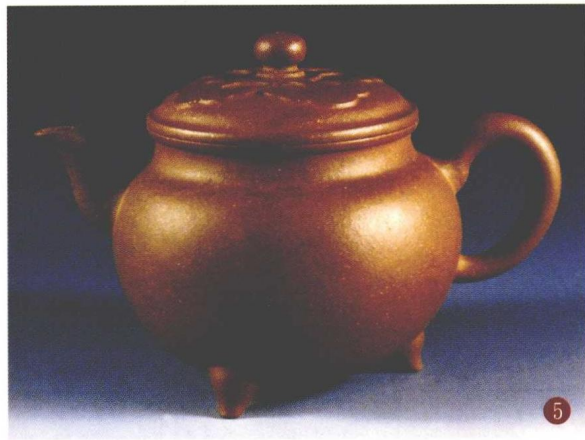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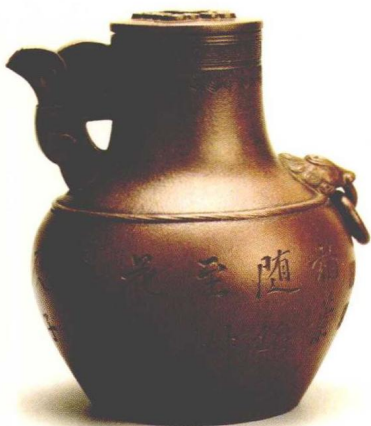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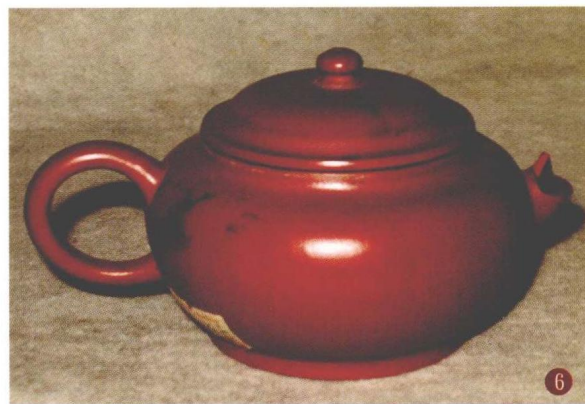
2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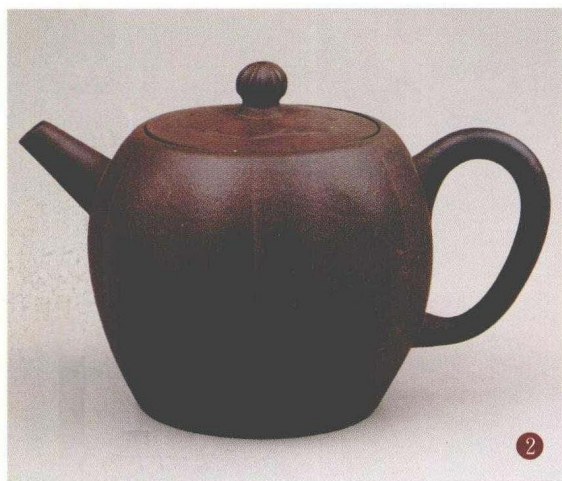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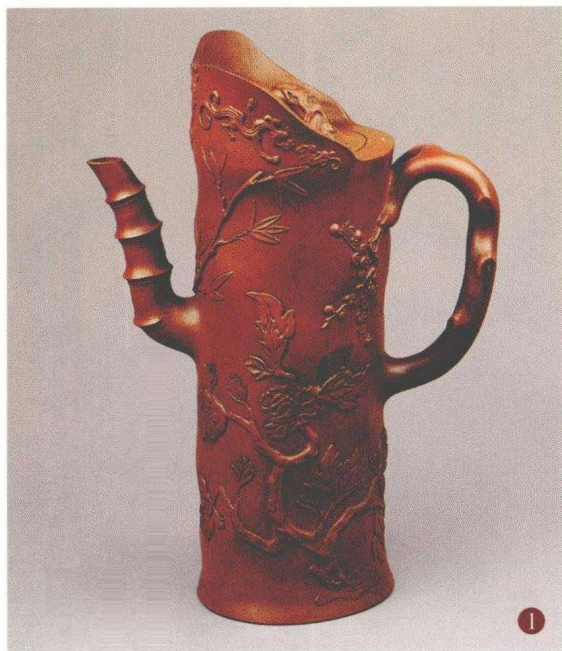
3



6

1. 南京吴经墓出土明嘉靖十二年（1533）紫砂提梁壶（南京市博物馆藏）
2. 江苏江都曹氏墓出土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大彬」款紫砂六方壶（扬州市博物馆藏）
3.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鸣远」款紫砂天鸡壶（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
4. 福建漳浦县卢氏墓出土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大彬」款紫砂三足盖壶（漳浦县博物馆藏）
5. 江苏无锡华氏墓出土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大彬」款紫砂三足壶（锡山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藏）
6. 福建漳浦蓝国威夫妇墓出土清乾隆廿三年（1758）「鸣远」款紫砂壶（漳浦县博物馆藏）





1. 清 贴花多穆大壶
2. 明末 无款柿蒂莲子壶
3. 明末 无款平盖高身紫砂壶
4. 清 鹿钮葡萄藤贴花壶
5. 清 梅纹镂空壶
6. 清 吴友伦款蟾钮炉钧釉紫砂壶  
(台湾成阳基金会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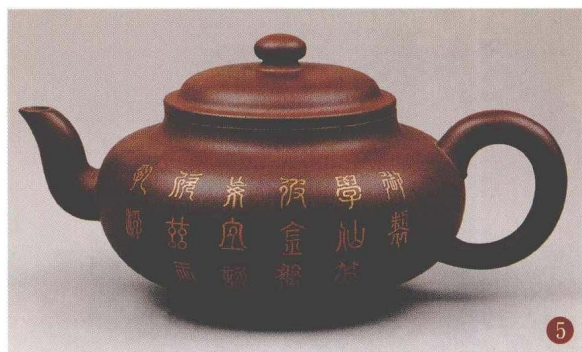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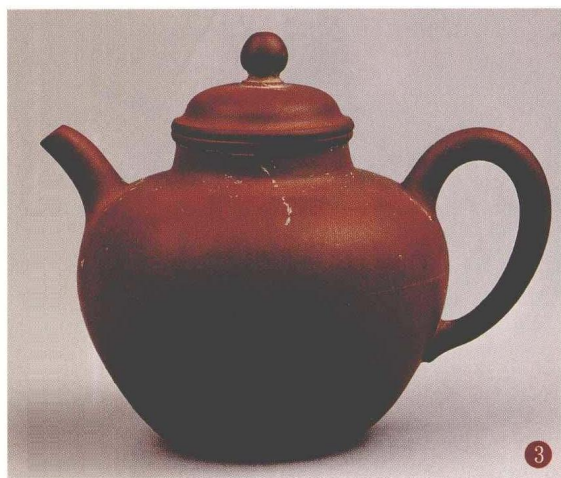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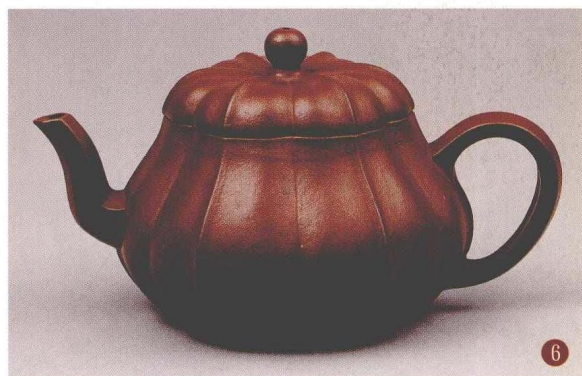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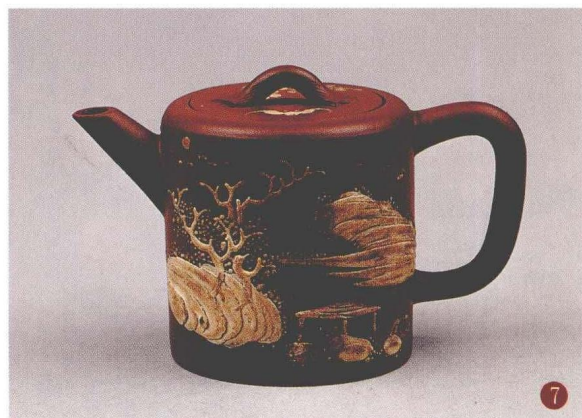
5



3



6



7

- 1.清 泰兴号沈船朱泥壶
  - 2.清 邵茂如款加彩紫砂壶
  - 3.清 瑞荣款朱泥壶
  - 4.清 南京号沈船紫砂壶
  - 5.清 大清乾隆御制描金壶
  - 6.清 陈伯芳款六瓣朱泥壶
  - 7.清 逸公款泥绘山水小壶
- (台湾成阳基金会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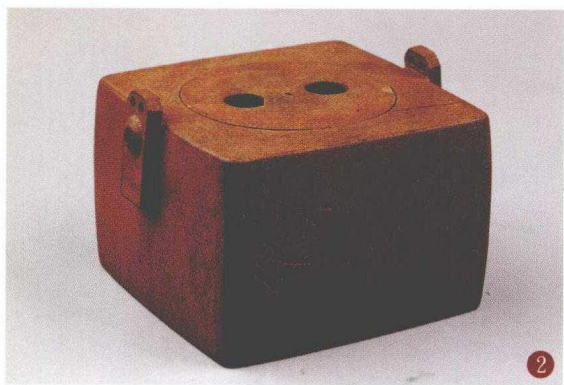




1



5



2



6



3



7



4

- 1.清 贡局款软耳提梁壶
- 2.清 林园款软耳提梁壶
- 3.清 杨彭年款砂胎锡壶
- 4.清 程寿珍扁腹壶
- 5.现代 裴石民莲花茶具
- 6.现代 王寅春六方抽角壶
- 7.现代 蒋蓉莲藕酒具  
(台湾成阳基金会藏)

紫砂苑學步

季羨林著

【宋伯胤紫砂论文集】修订本

唐人工艺

台湾 财团法人成阳艺术文化基金会 赞助

紫砂苑学步——宋伯胤紫砂论文集（修订本）

作者：宋伯胤

执行编辑：黄怡嘉、李志宏

美术编辑：油世尘工作室

发行人：黄健亮

发行所：盈记唐人工艺出版社

台湾 台北市建国南路一段311号1楼

TEL：02-2325-9393 FAX：02-2702-0747

E-mail：book@e-tea.com.tw

<http://www.e-teapot.com> 艺茶网

编辑部：台湾 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128号5-5楼

TEL：02-2705-6011 FAX：02-2705-2595

初版日期：1998 1.1

修订再版：2005 9.1

印刷：钜烨彩色印刷公司

制版：亿松彩色制版公司

局版台业字第5260号

ISBN：957-0499-10-9

版权所有·请勿翻印

台湾 财团法人成阳艺术文化基金会 赞助

# 目次

序一 —— 索予明	4
序二 —— 黄健亮	10
对紫砂陶器的历史考察 —— 一九九五年六月在台北「历代紫砂瑰宝」展览会上的演讲稿	12
紫砂陶文化的人文透视 —— 一九九二年为首届紫砂陶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作	27
紫砂历史上的新证据	45
明人臧否时大彬	53
独有「凝夜紫」 一梁如长虹 —— 记时大彬款天香阁提梁紫砂壶	62
我读时大彬	66
对一件紫砂六方壶的辨识	75
南禅寺古井的遗壶	81
鸣远砂壶出清漳	86
迎鱼西江水 「天鸡弄和风」 —— 记陈鸣远天鸡紫砂酒壶	92
仿得东陵式 吉士寄思存 —— 记陈鸣远紫砂东陵瓜壶	101
此桃枝叶茂 「鲜肤一何润」 —— 记项圣思紫砂桃杯	107
笑把金刀镌紫泥 —— 记紫砂铭刻家潘稚亮	112
束竹重高节 八卦说「易」学 —— 记邵大亨束竹八卦紫砂壶	120
紫砂枕趣谈	126
沉埋海底二百年的紫砂壶	132
水来「龙井边」 茶香壶更妍 —— 记「乾隆年制」款描金紫砂壶	140
名壶是以名工闻名 —— 为杨彭年制壶正名	146
「一片冰心在玉壶」 —— 记香港著名收藏家罗桂祥先生二、三事	154
美在壶中已十分 —— 序台湾著名紫砂收藏家麦宽成藏品集《古壶之美》	159
寻「根」的尝试 —— 序吴光荣、许艳春紫砂陶艺术作品集《寻找未来》	165
「名字芳兮」 陶艺「权门」 —— 为《芳权陶艺》出版作	170
重编简体字修订本致辞 —— 宋伯胤	172
编後记 —— 宋信德	174



# 序一

为这本书写〈序〉，内心充满了友谊的温馨。

作者宋伯胤先生是我早年时，在南京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老同事，算来距今四十多年了。这半个世纪多以来，在我们所居住的这块土地上，遭遇惊天动地的变故，得庆四十年後有缘重逢！又在书信往返间，经常能读到老友寄赠的诗文或专著。这些著作有历史学、考古学方面的，也有研究古书画、古器物学方面的，也有關於博物馆学专业性的，所涉及的学术范围广博，有一些考古方面的新讯息，都是前所未闻的，令人大开眼界。每当我读到这些著作时，如对故人，如饮醇醪，真的是欣喜无量！

今此老友来信见告，又有新著《紫砂苑学步》即将告梓，并且还要我为此写一〈序〉。这件事出意料之外。一般说来，能为一本书写〈序〉的，必然是大有名望的人，而我是一无所知的，怎的被挑选上了？作者来信说的理由：「是为纪念我们四十七年友谊」，这是一点不假而又无可否定的事实。所以我没有理由可以推辞，也只好应命了。但是面对那一无所知的「紫砂苑」，我能说些什麼呢？这且不用烦心，老友是胸有成竹，早已经安排好了的。几天後，从另一老友麦志诚先生亲手递交来的，正是全书的复印稿。借助老花镜加一个放大镜，穷数日之力，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此数日间，就好像是在作者的带领之下，在「紫砂苑」中「学步」，顿觉眼前豁然一朗，苑中景物历历在目。再一经指点，处处引人入胜，不禁心向往，也就有些话想要说了。

作者历年为了撰写这些文章，曾走访全国许多古窑址，特别是宜兴丁蜀镇去过不只一次，访问各地匠师及著名收藏家，以及国内外博物馆、美术馆、茶具文物馆等公私收藏；特别是近三十多年来各地考古发掘的实物；举凡有关於紫砂陶器的任何文献材料，无不勤搜敏求，「上穷碧落下黄泉」，虽不能说是尽赅无遗，而其搜罗之富，识方之广，当今也不作第二人想。因此，我可以这样说：资料裒辑丰富，正是此书的特色之一。

更重要的是作者掌握了大量的史料，但绝不轻信陈说，人云亦云。因为他本人

有深厚的史学素养为基础，对材料使用都经严格过滤，去芜存菁。尤其著重的是应用科学的考古学新知，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文明，这是作者治史的基本理念。作者研究紫砂陶，非如一般止於考据、鉴赏，他是要从史学的角度为出发点，以探究其人文变化。所以他说：「一部紫砂陶史，绝不只是若干紫砂壶的罗列，而是要写紫砂陶人及其所创造的社会财富和对人类文明的贡献。」（〈紫砂陶文化的人文透视〉）作者所最关心的是陶人，是社会，也是历史。

在另一篇〈寻「根」的尝试〉，作者认为「工艺美术品的创作是时代精神的象徵和人生的表现。」又说：「凡可称作文化艺术的东西都有粗壮的根本。」一方面，他要探本穷源作寻「根」的尝试，这是尊重历史；但作者解释说：「回归根的运动，实际就是对现实文化的超越。……有勇气把批判之剑举向自己，另辟蹊径，剪除荆棘，去寻根的。」作者所要斩除的，是那些狭隘的流派、门户之见、孤芳自赏等等习性。有决心剪除旧习，也就是创新的意愿。创新也是历史的另一面。「寻根」是寻找历史的脉络，进而才能掌握历史的动向。作者说：「无论是对传统工艺接受，是与文人学士的合作，其关键都在那些凭著大脑与双手进行『手的运动』的人。」作者在此强调的仍然是历史与人文，同时也在於提升此项研究的文化层面。

放眼中国工艺史，作者是从宏观的角度看问题。他谈起紫砂陶器的形制，便经常列举其他各种不同材质的古器物作比较研究；如谈时大彬的紫砂壶，除了关心全面陶瓷工艺的发展、技术的传承，观察到一些细微的变化；也谈到他和同期锡工、银工相互间影响，都兼顾到时空的因素。作者治史是承袭自北京大学传统，学风开明，相容并包。北大是中国新史学的摇篮。在近代中国史学界，大师级的学者，少有不与这所学府有一些渊源的。我在此谈到北大，是因为我觉得阅读此书的人，有必要对作者增多一些认识。

宋伯胤先生从北大历史系毕业後，进入南京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即今南京博物院）。从此投入了他毕生耕耘的事业，也由此踏上了学术研究工作的漫漫长路。

南京博物院现在已是国际知名的博物院。在中国博物馆史上，这个博物院建立，实有其不可忽视的划时代的意义，乃值得本书作者为之贡献毕生精力。请容我在此回溯当初创建时的一些人和事，虽然这只是一鳞半爪，多少能以反映一些精神面貌。

这个博物院，当初建立设计时是一综合性的博物院，着眼于英伦大英博物馆为

模式。组织上设立人文、自然、工艺三馆。藏品涵盖历史文物、自然物产、工艺制作；概括了华夏各民族的历史、山川风物、语言和文字，这一切都须透过学术性研究，作系统化陈列。她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民族学研究所、生物研究所、地质研究所，这些学术单位合作，凡属考古发掘的实物，以其所研究的成果提供陈列，以博物院为大橱窗，在此展现华夏民族文明的全貌。

新事业的建立，须有领导人才，当然也少不了充分的财力支援。在博物院筹备期间，是由一群学术界人士共同策划，最高领导人是蔡元培（子民）先生。他是中央研究院院长兼理其事，经费来源自中英庚款作充分的支援。故能以在短期间内，在当时的首都南京，建立起这样大规模的博物院。计自一九三三年春开始筹备成立，到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时，不过四、五年间，她的收藏品已积有数十万件，单就人文馆的藏品数量说，在国内仅次于故宫博物院；而其内涵的丰富，从文化学的尺度看，她的完整性是远超故宫的。

蔡元培先生的领导风格是开明的，尤其对後世影响深远的是倡导学术自由的风气，并大力培植继起人才。一种起用新人的方式，是从中研院史语所搬过来的。每届学期终了时，便发函到国内几所著名大学、研究院，由学校推荐应届毕业生品学兼优的，并有志於投身学术研究工作的青年人。那个时代的青年，择业标准以个人志业为取向。投函报名的很多，从中挑选，通过口试，然後正式聘用。这样选拔人才的方式，当时有人戏称之为「拔尖主义」。

以这种方式选拔人才，首创者是傅斯年（孟真）先生。他是中研院史语所所长来兼任博物院筹备主任。继他之後，出任此职的是李济（济之）博士。他早年时领导殷墟考古发掘，是国际知名的考古学家。随之继任的是曾昭燏女士，是国内早期少数专研博物馆学的学者，在对日抗战胜利复员後，对这个博物院的重建工作贡献最多。我在此特别提及的这几位前辈学者，是因为他们都曾经为这个新兴的事业贡献心力，更可贵的是能以保持学术研究的风气，以及一些早先已树立的良好的传统。例如对新人进用直接从学校选拔的方式，为博物院培植继起人才。如今我们手头这本书的作者宋伯胤先生，就是这样选「拔」来到博物院的。

从北京大学到中央博物院，作者是从一所知名的最高学府，走进了一座收藏最丰的学术文化殿堂。他继承了此一事业直到届龄退休，贡献其一生。但在学术研究工作方面则是永不休止的。他传承了早年所树立的那种学术研究的风气和治学的方法。这方法是科学的，是严谨的。就像胡适博士说的：「有一份证据，说一分



话」。宋伯胤先生便充分做到了这一点。他不说没有根据的话。因此，我们阅读他的任何一篇著作时，自会产生一种信赖感。在此我可以举一事例以说明：宋伯胤曾有一篇文章，寄交国内一份颇有知名度的学术季刊。这份刊物对来稿循例要送请专家审查。主编以宋先生的文章付审查时，便马上被退还。这位审查委员谦逊地说：「审查一位国际知名学者的著作，不敢当！」随即又补充说道：「实际上也没有必要。」——这便是我所说的「信赖感」。

作为一个博物馆员，经常会遇到的问题是为来客作鉴定。古物的时代、真伪，才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这件事看似平常，但要做到准确无误确实不易。本书作者在一篇文章里写道：「如何鉴定一位元工艺匠师的作品？如何区别原作或仿制作品？十分缺乏信实的历史；缺乏判别真伪的科学方法与技术；缺乏考证和审定其本身历史艺术价值的种种模式」。作者为这本书前後至少投注了十五年时光，透过此书，读者知道紫砂陶的来龙去脉，作者用了更多的篇幅，意在寻觅一些可信的「模式」籍为识别真伪的标准，例如向为世人所宝贵的大彬壶，因其名贵，贗品便愈多，该如何辨别真伪？作者为此慎选的一件「模式」是一九六八年在江都丁沟镇出土的明万历四十四年入葬的曹姓墓中，带有「大彬」款的「六方紫砂壶」。作者确定它的真实可靠性，不只是因为带有「大彬」款；又与这件器物同一墓出土的碑刻上的纪年，而明白显示其存在的年代；它的造型精粗并见，有继承亦有创新，在这方面例举出六点特徵，从而判定它是时大彬晚年的作品。

正如一位英籍学者发现一对带有「至正十一年」款的青花瓷瓶，後经考古学家波普研究的结果，断为元代青花中「至正型」的标准器，而成为此後对元代青花瓷器的断代的标准。如今本书作者在紫砂器的断代研究方面，找到了这样一件标准器，定为时大彬晚年期的标准模式。作者又在那篇〈紫砂历史上的新证据〉文中，快速扫描了紫砂壶的从来，分辨纪录资料的可信与不可信，然後说出他如何应用考古学的新材料，从形制、技法、胎质、烧造，多方面观察比较而得出结论。这结论是：「紫砂历史如何开篇，请向考古材料寻觅。」他所提供给读者的，不只是有此结论，同时也说出他的经验和研究的方法。读遗山诗句：「鸳鸯绣了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此作者所想要给予读者的，目的不只是绣品，而是金针。

谈过了此书和作者，末了想谈谈个人对这种紫砂陶的一些观感。

中国是陶瓷的母邦，在历史长河中，名窑辈出，多采多姿，如宋之定、汝、官、哥、均、釉色明亮腴润。明清斗彩、粉彩、珐琅彩，无不娇艳浓丽，都十分精

致。反观这种紫砂器，表皮颜色红不红、黑不黑、又无光彩，造型简单，未见出色；却能在群芳之中独树一帜，脱颖而出，博得世人的青眼相看。此其原因何在？对这个问题可以有许多不同答案，我个人同意作者在〈紫砂陶文化的人文透视〉文中，点出此种紫砂陶的性质，只用了三个字：实、土、博。

说到「实」，作者回顾已往，传统匠师以法天、崇古视为准则。匠师们总是心存敬畏，而不敢任意改变师传，更何况古有明训：「毋作淫巧，以荡上心」（《礼记·月令》）。「作为淫巧，必行其罪」（《淮南子·时则》）已成为我国传统工匠共所遵循的规范。例如明隆庆前後，漆工黄成著有《髹饰录》书，以「淫巧荡心」与「行滥夺目」列为漆工的「二戒」。紫砂陶的匠师们也都不轻易改变对器物的造型设计，无论是浑圆、朴方，总以简单明快给予人以稳定感。本书作者从文献材料上看出，传统美的观念，总是和洁净、明亮、纯朴相通的。从实用功能上，一般都认为紫砂壶功能是「贮茶不夺香，且不易变质」。匠师们著意改善处，「在於壶盖的严密和保温，壶嘴的流畅而溢香，壶把的稳定而便於提拿」都从技术面著眼而不断追求改进，「主要在於满足人的饮食习惯和需要」。举例来说，就如名匠时大彬的作品，「受到上至达官贵人，书香人家，下至村野农户，都同样的爱好宝惜」（〈明人臧否时大彬〉）在同时代（明嘉、万间）人的心目中，他的作品紫砂壶，已被当作「名窑宝刀，视为珍秘」。可见在那个时候，这种壶之上品虽属珍贵，但并非奢侈之物，就连村野农户都普遍享用，可见它的可贵之处，是贵在实用功能上，有无可替代性，而不是因为它身价昂贵。

至於「土」，是指它的「乡土气味」，包括地区性的习性和好尚。我以为最堪玩味是作者说的这「乡土气味」了。个人曾经有过一次经验，参观一处大规模古瓷展览，展品包括历代名窑佳瓷，精品罗列，如两宋时期的汝、官、哥、均、南建、北定；元、明青花、斗彩、清康、雍、乾三朝的粉彩、珐琅彩，仿古创新，都十分亮丽。当然也少不了宜兴紫砂窑器，相形之下，未见光彩；等到再次去参观，它那种带有栗壳红的表皮颜色，看来与众不同，使我直觉想起家乡八岭山椒那片紫褐色的丘地，便因而产生了好感。再看它造型简单而均衡，予人一种稳定感，光华潜蕴，古色盎然。因此我十分赞同作者拈出的这种「乡土气味」。我以为这种「乡土味」，至少当包含：质朴的真，自然的美。

再就是「博」，紫砂陶的历史有它长远而宽广的根株。作者从形制上看出紫砂是接受了多种工艺的模式。「紫砂陶人为了提高陶瓷而放眼『大千世界』」，

「取其佳作，习其新艺」，「博采广衍」。明清之际，更因有文人参与，使紫砂陶步入新的境界，纳书画、雕塑、治印为一体，格调高雅，提升了这种工艺的艺术水平，提供世人收藏、欣赏，也为一部分文人雅士开拓了一片新的创作空间。实质上，「是将视觉的美感与其实用性相揉合而设计制造」。两者原相互为用，并不相冲突的。至有少数人为增加收藏，满足其个人欲望，工匠为迎合此种需求追求市场价值，而踵事增华，逐渐远离了紫砂陶的传统本质，就另当别论了。

最後谈谈此书的题名《紫砂苑学步》。作者一度来信中说：有意将书名改作《读壶之什》，要我提供意见。我以为后者雅驯，非谓不适，而原名有作者自谦的涵义，对读者来说，也是很切实际的。因为步入「紫砂苑」中「学步」，学会了认路，也学会辨物；不因所见万紫千红而目为之迷，而不知所选择。跟随作者走，不会迷失方向，那是因为他言必有据，其所根据的是考古学的新材料，值得信赖。作者研究紫砂陶，是从历史学角度出发，探究其人文变化，大的方向掌握正确，值得后来的人踏著这个脚印继续走下去。因此，我认为这本书是值得一读再读的，不论是初「学步」的「游客」，或是有经验的收藏家，即使是研究紫砂陶的专家学者，也都应当人手一册。

索予明

丁丑仲秋于台北时年七十有八



## 序二

第一次看到慕名已久的宋伯胤副院长是在1995年夏天，那时我正在台北历史博物馆展览厅协助布置「历代紫砂瑰宝展」。白发苍苍的宋老站在「陈鸣远天鸡紫砂酒壶」前，弯著腰，贴著玻璃窗，细细端详这件名作，良久，良久。其後，有幸帮宋老将他对紫砂陶的研究论述集结出版。在此後的两年多里，每读完一篇论述，甚至每次收到宋老的来函，都一次又一次地加深了对他老人家的孺慕敬仰之情。

长期以来，對於所挚爱的紫砂陶总有两大遗憾。其一是历代紫砂古陶器的「真伪莫辨」；其二是当代紫砂的「人欲横流」。当然，透过像宋老这样的专家学者的指引以及你我的积极参与，相信可以渐渐将前人遗器作相当程度的真相还原。真正可悲的是，「当代」终将成为「历代」，我们这一辈的「人欲」所呈现的丑陋与黑暗，亦终将依附在陶器上，传之千年。人们审判陶器的真伪，陶器则审判著人性的善恶，丝毫不爽。

缘於种种历史机遇，台湾在过去三十馀年间成为紫砂陶器的收藏重镇，深蕴於民间的紫砂收藏，其质与量比诸大陆各博物馆不遑多让。当然，明清紫砂的真伪一直是收藏界无法回避的课题，往往同伴器物，看真者指证历历，看假者言之凿凿，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或许「眼力」的累积所形成的「目鉴法」是千百年来，古董鉴伪的通用法则。然而「玩赏古董」与「考证文物」，毕竟在动机上有著根本的不同。诚如宋老所引李济先生的名言：「真假的鉴别，在若干收藏家的眼中，有时看得很容易，但实际上说来却是困难重重。」（见P18）作为一个终生投入文物考古工作的「博物馆人」，宋老对这个「困难重重」的使命却是当仁不让，而且成就斐然。

对一个爱陶人来说，面对这样一本紫砂经典钜著，真是令人心绪激荡的。多少紫砂陶史上的迷雾，在宋老旁徵博引、严谨求证的治学态度下，逐一拨云见日，水落石出。更重要的是，透过宋老的如椽巨笔，我们惊喜地发现，紫砂陶背後所蕴含的文化、艺术养分竟是如此丰厚！宋老在〈紫砂陶文化的人文透视〉中提到「一部紫砂陶史，绝不只是若干紫砂壶的罗列，而是要写紫砂陶人及其所创造的财富和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见P43）大哉斯言！

其实，包括你我在内，所有宣称自己是「爱陶人」、所有宣称府中藏砂千百的人都应看看这段文字——「……为什麼惟有鸣远享有如此盛名，而其作品又为什麼被人誉为『绝伦』之作；这样的事，对於我们这一代人难道只是把玩、欣赏或者吟咏、歌颂就完事了吗？」。

或许，有人认为玩赏紫砂陶只是怡情养性，不必如此认真。果真如此，也就罢了。但若是你想「认真」——认明何者为真？认清真正的紫砂文化，那末，非常欢迎你在宋老的引领下一起来《紫砂苑学步》吧！

黄健亮 谨识

1997.12.14

# 对紫砂陶器的历史考察

一九九五年六月在台北「历代紫砂瑰宝」  
展览会上的演讲稿

## 一、引言

在我学习陶瓷生涯中，接触紫砂陶器的时间还不到二十年。记得在一九七八年的三月间，《中国陶瓷史》第四章编写小组，聚会于浙江武义县姚溪之滨的延福寺，这里是一个风光明媚、寂寂静好的所在，当时我和上海矽酸盐研究所的张福康先生住在一起，白天在会上随与会诸公雕龙绣凤，议论风生，到了晚上，便和张先生一边品茗听溪音，一边谈空说有，至深夜而不眠。有一夜，我们从紫砂陶的英文译名谈起，说到饮茶、斗茶、吴颐山的家僮和文人参与等等。张先生还极其详细地给我讲了紫砂原料的团粒结构和烧成後形成的双重气孔，因而博得砂壶「越宿不馊」的美誉，而这些又是发生在江南地区的历史奇迹。由此，我就开始读收藏在博物馆和收藏家手里的实物材料，读文献资料。读实物和读书一样重要，这对中国古代陶瓷科学和技术的研究又是「破的」的一举。

积研读过程中知见，我深深感到有关紫砂的文献十分贫乏，仅有一些也不会有人做过缜密的校勘，以致鱼鲁讹误，不敢轻信，得自考古发现且具有证词性的出土物尤是少见，而在传世的紫砂陶器中数量虽然不少，但真伪混淆，很难识别其真正面目。在中国陶瓷史的研究领域里，关于紫砂陶史的研究又是最薄弱的课题。另外，在这个「自成体系」、「蔚为大观」的工艺作业中，至今尚无一所专门研究机构；尚无面向全国的学术刊物；尚无兼收藏、传播，并让公众动手参与、理解工艺、欣赏於一体的紫砂陶博物馆。因此，摆在紫砂陶史研究者面前的工作是很艰巨的。「任重而道远」，亟需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美术史学家和紫砂工艺美术师的携手协力，勤奋耕耘，并以「夙兴夜寐」、「手足胼胝」换来喜悦，取得收获季节